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学 生 趣 味 百 科 博 览 (22)

——音乐殿堂·美术长廊

音乐殿堂

“靡靡之音”救性命

靡靡之音起源于我国商朝。

传说当时有一个叫师涓的乐师，他专门搜集整理乐曲，他的演奏十分动听。

有一次，残暴的商纣王把师涓抓来，让师涓专门为他演奏。结果师涓奏的乐曲都不合纣王的口味，纣王大怒，声称要杀死师涓。师涓冥思苦想，创造出一种名曰：“靡靡之音，北里之舞”的歌舞来应付纣王。不料，纣王听了很高兴，这就免去了师涓一死。此后，纣王整天沉醉在“靡靡之音”中，不再用心治理国事，不久便被周武王打败了。

从此，那种软绵绵，使人丧失斗志的音乐歌舞，就被称作“靡靡之音”了。

伯牙寻师

伯牙向成连先生学习弹琴已经整整三年了。这三年中，他进步很快，技艺娴熟，琴音优美。然而无论是伯牙自己，还是他的老师成连先生，都觉得这琴音里似乎还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不知道。总之是格调不高，还不能出类拔萃。

有一天，成连先生把伯牙叫到跟前说：“我把全部技艺都教给你了，你的琴术已十分高超。你要继续深造，只有请我的老师来指导你了。他隐居在东海的蓬莱山上，我们一起去寻访他吧！”于是，师徒二人一块儿来到蓬莱岛上。

上岛之后，两个人在蓬莱山找了个遍，也没遇到一个人。成连对伯牙说：“你暂时留在这里，我去找我的老师。”说完之后他就一个人走了。

老师走后，伯牙等了好久也不见他回来，自己感到很寂寞。他想散散步，举目一望，蓬莱山景色秀美。于是便踏上了曲曲折折的山路向主峰攀登。爬到山顶上，只见山深林幽，群鸟飞舞，云蒸雾绕。又听山下阵阵波涛澎湃汹涌。面对这瑰丽的自然景色，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思在心中涌起，他信手拿起琴，即兴演奏起来。伯牙感到自己的乐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好，演奏的曲调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雅。弹着弹着，他觉得琴音、胜境与自己的身心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了。

“弹得好！”琴音接近尾声，成连老师回来了，他一边向伯牙招手一边发出赞叹。伯牙闻听赶忙放下琴去迎接老师。但见还是成连老师一个人，就奇怪地问成连先生请的老师在哪里。成连笑着回答说：“还用请什么先生呢，刚才你弹的琴声不是非常好吗？造化天工，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啊！”

至此，伯牙才明白了老师培养自己的一番苦心，他连连向老师致谢。

痛失知音

俞伯牙是我国春秋时期有名的琴师。有一年，伯牙出去游玩，遇到了通晓音乐、善于听琴的钟子期。他把子期请到自己的船上，高高兴兴地把自己

写的曲子弹给他听。当伯牙弹了一首描写泰山的曲子后，子期连声称赞起来：

“妙呵，你的琴声是那样雄伟、宏大，就像巍巍高山一样，耸入天际。”

伯牙听后暗中惊讶。接着，他又弹了一首描写江河的曲子，子期又赞叹说：

“妙呵，你的曲子是那样奔流、直泻，就像浩浩江水一样，横无际涯。”

伯牙对子期的鉴赏力十分佩服。他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知音了！”从此，他们二人成了知心朋友。

后来，钟子期去世了。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坟前，边哭边唱道：

长记去年春江上，
相逢君。
今日到江滨，
不见知音空见坟。
伤心复伤心。

不忍泪如倾，
江汉为我生愁云。
一杯绿酒奠芳草，
泉下悠悠闻不闻？
从此少知音！

唱完，伯牙把琴摔碎，从此，再也不弹琴了。

焦尾琴趣闻

东汉灵帝时，蔡邕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忤逆了皇帝的旨意。再加上内宫宠臣的怨恨，他担心自己受迫害，就逃到吴地避难。

到了吴地，有一天，他看到当地一人把桐木当柴烧，又听到桐木在燃烧时发出爆裂声，非常清脆好听，禁不住叫道：“那是一块好木材，是可以用来制造好琴的。”于是他请那位烧柴人把没烧完的桐木让给了他。回到家里，他便用这块桐木做了一把琴，弹起来一听，果然音质非常优美，只是琴尾已被烧焦了，因此，就给它取名作“焦尾琴”。

芦笙的传说

在苗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苗族的祖先们以狩猎为生，生活极其艰难。以后经天上的五谷神指点，学会了种水稻、小麦等庄稼。当他们获得丰收以后，便推选了 6 个小伙子到天上去请五谷神来和他们共同庆祝丰收。不料到了天上，五谷神正在睡觉，任他们怎样喊也喊不醒。于是他们 6 个各拿一根竹管吹起来，发出了悦耳动听的声音，把五谷神唤醒了。以后苗家庆祝丰收的时候，6 个代表便把 6 根竹管凑在一起吹。从此，苗家便有了六管芦笙。

在仡佬族中又流传着另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荒山上，居住着 3 个结拜兄弟。大哥是苗族，老二是仡佬族，老三是汉族。一天，一个白胡子老人从他们门口路过，三兄弟便拿出好酒好肉招待他。临走时，白胡子老人交给他们一把金钥匙，叫他们到一座高山顶上的山洞中取一件宝贝。说

完，老人就不见了。三兄弟历尽千辛万苦，才爬到那座山顶，用金钥匙打开了山洞的门，只见山洞里金光闪闪。他们走到跟前一看，是两把芦笙。三兄弟拿了两把芦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你推我让，后来老二灵机一动，从芦笙上抽出一管给老三吹。所以至今仡佬族的芦笙都是五管，汉族只吹单管的箫笛。

嵇康绝响

我国西晋时的嵇康不但是位有名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他深通音律，善弹古琴，尤其善于演奏名曲——广陵散曲。据说这首曲子是他在洛西华阳亭暮宿时，一位非常神秘的来客传授给他的。曲调超逸绝伦，盖世无双，那位神秘的客人告诉他千万不要把这首曲子再教给别人。

嵇康恃才傲物，不把当时朝野显贵放在眼里，他当然成了显贵们的眼中钉。颍川贵族钟会久仰嵇康的才名前来拜访他，当时嵇康正与“竹林七贤”向秀在一株大树下打铁。见到来人后，嵇康只顾打铁，一点儿也不理会钟会。钟会在旁边站了半天，自觉没趣，就懊丧地往回走。走了没几步，就听嵇康在背后问他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头也没回，一边往前走一边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从此钟会对嵇康十分妒恨。回到朝廷之后，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诋毁嵇康，说他有助大将军毋丘俭叛乱的嫌疑。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谗言，就把嵇康下了大狱，并判处死刑。消息传出，京师的 3000 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文帝赦免嵇康，并请允许嵇康担任太学教师。可是司马昭不仅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反而怕夜长梦多，居然提前了刑期。

临刑那天，刑场周围人山人海。有文坛名士，有京师太学生和许多百姓。他们都为文坛即将失去一位为人正直、才华超群的文学家而惋惜。

嵇康刑前毫无惧色。他让差役把他常用的那把古琴拿来，席地而坐，弹起了广陵散曲。琴声里寄寓了他对黑暗势力的憎恶，寄寓了他对文坛挚友的惜别之情。曲调悲愤苍凉，催人泪下，围观的群众痛哭失声。嵇康弹完琴后抚弄琴身，不由想起他多次拒绝挚友袁准向他求教《广陵散曲》的请求，于是仰天长叹说：“当年袁准要向我学习这首名曲我没有教给他，《广陵散曲》从此要成为绝响了！”

记曲娘子

在唐代大将军韦青家的歌舞班子里，有一位名叫红红的歌手，她不仅歌声清婉动人，而且还有出众的音乐才能。

有一天，宫庭教坊的著名歌手王善才，兴冲冲地来到韦家，他刚刚编好一首新歌，急于唱给韦青听。

王善才唱完，韦青微笑着说：“足下这首歌我早就听过了，并不是新歌啊！”

王善才正想辩解，又听韦青说：“我家有个女弟子，她早就会唱这首歌了，足下如不信，请她给你唱一遍好了。”于是，红红便被喊来唱这首歌了。

红红把歌唱完，王善才听后惊诧不已。心想：“真是怪事，明明是我昨晚费尽心机才写出来的曲子，怎么会有人老早就会唱了？而且唱得一字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差，一声不错，难道是天仙下凡了吗？”这时，韦青忍俊不禁地笑了，他说：“我只不过跟足下开个玩笑。”说完，拉王善才到屏风后看了个究竟。

原来，在王善才唱歌前，韦青对红红作了吩咐。当王善才唱歌时，她就在屏风后的琴桌上，用小豆一颗一颗地排列着把谱记了下来。王善才看看这神奇的“乐谱”，真是心悦诚服。

此后，红红的名声就更大了，人们都称她为“记曲娘子”。

高超的独弦演奏

宋朝时候，有一位稽琴演奏名手叫徐衍。有一次，宋神宗大宴群臣，命徐衍抚琴助兴。徐衍那优美动听的琴声令群臣颔首赞叹。当徐衍的演奏正得意入神的时候，忽听“嘣”的一声，琴弦断了一根。旁边的乐师们吓呆了，宫廷上发生这样的事弄不好会脑袋搬家的。然而演奏并没有中断，琴声的清越旋律一如山泉流淌，淙淙不绝。原来，当神宗皇帝和大臣们听到“嘣”的一声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徐衍运用一种高超的技巧在一根弦上继续演奏。只见他在一根弦上不断地换把，一会儿将把位换到第四把，一会儿又换到第一把。尽管上下来回频繁地换，而且动作幅度又那么大，但仍然保持音准和乐曲的风格，这是一般乐工绝难企及的。

直到乐曲演奏完毕，皇帝和大臣们才恍然大悟，因为他们发现了徐衍弹的是一根弦的稽琴（后来叫二胡）。从此以后，独弦演奏技术才成为稽琴演奏手法之一。

以音乐战胜敌人

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兵把楚霸王项羽和他的3000名士兵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南）。刘邦吩付汉军士兵，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就高唱楚国民歌，项羽的子弟听到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音，触发起思念家乡的感情。于是军心涣散、不战而溃，这就是“四面楚歌”这一典故的由来。

在诸葛亮巧摆空城计的故事中，音乐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司马懿率领15万大军分两路来攻战，诸葛亮身边无大将，只有几名文官和2500名军士。他为了稳定军心，从容登城，操弦弹奏，表现出潇洒闲逸，镇定自若的神态，周围的士兵听着那铿锵有力的音乐旋律，看着元帅那悠闲自得的操琴气度，紧张的心情立即松弛下来，司马懿细辨琴声，声声慢，慢如飞鸿，步步轻，轻似落叶，一点也没有紧张慌乱的迹象，于是疑其有诈，迅速撤兵。

东晋末年大将军刘琨，在并州当刺史之时正遇匈奴乘虚而入，将晋阳城包围得如同紧箍。刘琨组成一个专门吹奏胡笳的乐队，上城吹奏，在辽阔的原野上、飘拂着浑厚圆润的胡笳声，这音乐撕扯着匈奴将士的心，激发起强烈的思乡情绪，因而匈奴内部纠纷迭起，不愿恋战，要求北归，最后不战而退。

唱歌求食

据《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韩国有个叫韩娥的女歌手，她唱起歌来，声音圆润委婉，吐字清楚悠扬。她善于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使听者随

之哀乐。有一次，韩娥到齐国去，路上断了粮，她以唱歌来求食，听的人非常多。等她走后，人们仍觉得她那优美的歌声还在房梁上回荡，一连三日都未消逝，故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形容。

遁入空门的音乐家

在电影《城南旧事》里，一群小学生在风琴的伴奏下唱出了这样一首凄婉感人的歌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歌曲的作者就是我国近代史上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成就卓著的教育家、新音乐的启蒙者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是中国最早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在 1905 至 1910 年间，他东渡日本，学习音乐和美术。他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为了救中国，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积极探索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状况的途径。他认为，艺术和教育，是从思想和感情上启发国人的有力手段。他不仅写出了很多广为传唱的歌曲，还培养了大批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热爱人生和艺术的音乐家，竟在 38 岁时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他就是杭州虎跑定慧寺的弘一法师。这就是黑暗旧中国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所能找到的最后归宿。

巴黎音乐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1929 年的一天，一艘驶往巴黎的轮船徐徐离开了黄浦江岸，开始了漫长的航程。在这只船上，有一位作苦工的年轻人，他虽身无分文，却胸怀大志。他就是日后写出《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家冼星海。

在巴黎，因为穷困，冼星海只能边打工边学习。刚到时，整整三个星期，冼星海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巴黎街头，找不到任何工作。后来，他当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修指甲工、佣人等，受尽了有钱人的欺侮和嘲弄。有一天，他白天上课已经很累，夜晚又干到了 9 点多钟。在最后一次上楼时，头脑晕眩，一下子摔倒了。盘子碎了，菜撒了，不仅挨了一顿骂，第二天还被开除了。

在巴黎他失业过十几次。有一次他又冷又饿，在大街上病倒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他就去咖啡馆、大餐馆拉琴讨钱。为了音乐，冼星海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无论多么忙累，多么艰辛，他也总是抽出时间来学提琴，看谱子，练写曲。他还时常思念祖国，在“国际工会”放映的新闻片中，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国民党的大屠杀。他萌发了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生活的艰辛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触动了他敏感的心灵，他终于写出了女高音独唱曲《风》。这首乐曲被巴黎广播电台播放了，并被巴黎音乐学院列入演出曲目，冼星海也因此被允许报考这个音乐高等学府的高级作曲班。终于，他成为巴黎音乐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不仅如此，他还得了荣誉奖。

聂耳改名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聂耳，原名叫聂守信，字子义，有时也叫紫艺。

聂耳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但由于家里贫穷，没有深造的机会。1931 年 4 月，聂耳来到上海，为了谋生，也为了艺术事业，他考入了“ 明月歌舞社 ”，在里边拉小提琴。

搞音乐的人听觉和艺术感觉都必须好。聂耳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分辨音阶中的细微差别。又因为他姓聂，聂的繁体字由三个“ 耳 ”组成，“ 耳 ”多听力就好，为此，社里的人就称他为“ 耳朵先生 ”。聂耳听了这个绰号很高兴。后来，他干脆又加了一个“ 耳 ”，把名字改为聂耳了。

不识乐谱的曲作者

1937 年，毕业于北平艺术学校戏剧表演专业的张寒晖，编写了一部宣传抗日的街头剧。剧中有一首叫《松花江上》的插曲，它就是不识乐谱的张寒晖创作出来的。

当时张寒晖满怀抗日救国激情，一气呵成地写好了歌词，但却找不到合适的人为它谱曲，他心里很着急。于是，这位在演戏上颇有才能的青年人，脑子里萌发了亲自尝试作曲的念头。可是，他不仅没有受过专门作曲的训练，甚至连乐谱也不认识。这时候，他在创作冲动的鼓舞下，找来了一位识谱的人，让他帮助记录，自己则以满腔的激情一句一句地唱起了自己撰写的那些感人肺腑的歌词。当唱到“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时，他已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而唱到“ 爹娘啊，爹娘啊 ”时，嗓子哽咽得几乎发不出声来了。

就这样，从这个不识谱的青年人的口中唱出了《松花江上》哀婉真诚的感人旋律。至今这首歌曲仍在被人们传唱。

沈心工与“ 归鹤轩 ”

沈心工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早年受民族乐器的熏陶，擅长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当时，他有一把家传的璐琴，很喜欢。以后他到日本留学，一接触西洋音乐，便疏远了民族音乐，把璐琴也卖了。后来，随着对音乐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又逐渐意识到民族音乐的价值，对民族乐器的热爱之情也被唤醒。于是他后悔当年卖掉了璐琴，又四处打听这把琴的下落，企图买回来。可是在茫茫人海中要想找到一把失去多年的璐琴的下落谈何容易！正在焦急万分又无可奈何之际，有人听说后竟把琴完好地送回，这使沈先生大喜过望，他欣然命笔，写下了《归鹤记》一文以作纪念，文中把璐琴比喻为飞回的仙鹤。并把自己书斋命名为“ 归鹤轩 ”。

在这间“ 归鹤轩 ”中，沈心工辛勤写作，整理出了《家庭历史小说》、《百琴琴谱》、《心工唱歌集》等著作。李叔同曾称他为“ 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

孩子剧团死里逃生

1938 年，刘炽所在的八路军流浪孩子剧团到西安、临潼、渭南一带演出，在胡宗南所部陆军第一师遇到了麻烦。

当时，17 岁的刘炽已是带队的导演。胡宗南部下的一位副官找到他，说：“ 留在我们师吧，给你们发正规军军装，吃穿有保证，不用再到处流浪了。 ”

刘炽知道，这是要瓦解他们这个宣传抗日的娃娃剧团。他婉言谢绝了。但副官脸色骤变，说话带几分威胁：“ 不服从收编，就把你们取缔！ ”“ 我们宣传抗日有何罪过？为何取缔？ ”副官一听恼羞成怒：“ 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显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这时候，他们所驻学校的音乐教师偷偷传信给刘炽：如果真的不服众，胡宗南部下将要下毒手，要把剧团里年岁大的六七个活埋，其余的遣散……

在这紧要关头，驻地附近的东北军机械化二〇〇师修械所来邀请剧团去演出。刘炽和他的伙伴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的抗日宣传了，情绪格外高涨。

他们出演的短剧《侵略》，把东北军官兵带回到沦陷的东北老家。抗日歌曲激发得这些东北青年群情亢奋。当他们在台上唱起那回肠荡气的《松花江上》的时候，立刻得到了台下的响应。“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台上台下连成一片，群情激动，好多人热泪夺眶而出。

这时候，意外的奇迹出现了！修械所的李所长和高技师找到刘炽，神色严峻地说：“ 小刘，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处境，演完后请你们迅速集合到一辆卡车上，我们送你们走！ ”

夜幕下，刘炽和他的小伙伴神速地集中到一辆大卡车上，李所长和高技师拉起了帆布篷，将他们严严地罩在里边，又派人在篷顶架起两挺轻机枪护送。他们骗过了敌人的岗哨，经渭南——西安——临潼——集贤庄，一直把这些孩子送回大本营。

死里逃生，刘炽心头一直难忘这曲《松花江上》。

民族音乐为乳浆

1956 年的一天，延安时代的战友，《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刘炽，请他承担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并提出很高的要求。看过副本，刘炽大为振奋，欣然从命。

沙蒙为什么偏找刘炽呢？因为他知道刘炽写电影音乐是有潜力可挖的。他还请楚记得，1949 年刘炽为《人民的新旅大》谱曲，其中《柔和的阳光》很快传开。他为儿童片《祖国的花朵》谱曲，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如今还在少年儿童中间久唱不衰，然而，这次刘炽却未敢夸海口。他说：“ 沙蒙同志，世界上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的作曲属于第二种。 ”话虽这么说，但刘炽却已分明感到了肩头的压力，他暗下决心绝不辜负沙蒙的希望与影片中的英雄们。

刘炽先看了沙蒙等人写的《我的祖国》的歌词，读了几遍，怎么也捕捉不到旋律。他觉得这首词缺少中国诗特有的韵律。他又看了乔羽重写的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诗情画意很快把刘炽带进一个新的境界，他开始有了信心，着眼对音乐素材的捕捉。

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哺育音乐创作的乳浆。通过多年创作实践，他还感到：“ 你想让人民喜爱你的歌吗？那就决定于你是热爱人民所喜爱的歌。 ”于是，他面对《我的祖国》的歌词，找来了解放后群众最喜欢的几十首歌曲，再精选出十首，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吟唱、揣摩，体会它们的奥秘，分析它们的旋律、情趣、节奏特点等，他整整研究了一周。有人说：“ 这家伙疯了？魔了？一天到晚唱啊、吹啊，翻来复去老是这几首歌。 ”不久，他好像进入了角色，觉得自己心中也升腾起一股对祖国的挚爱之火，他的笔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线谱上上下滑动着。

事后刘炽说，我是以全部的感情积累投入上甘岭的音乐创作的。

自 1956 年郭兰英在电影《上甘岭》唱过这首歌曲后，30 多年来，有多少著名歌唱家演唱过它？有多少人在不同场合表演过它？有人说，普天之下，凡有龙的传人的地方，就有《我的祖国》，这话的确不错。

“我就是我”

杰出钢琴家傅聪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然而他却擅长演奏欧洲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莫扎特、肖邦、德彪西、拉威尔等人的那些对技巧、乐感和韵味的要求胜过对气势和魄力的展示的乐曲，并尤以解释肖邦的作品而著名。

在 1955 年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傅聪虽只得了第三名，但他以精彩的玛祖卡舞曲的演奏获得了“玛祖卡特别奖”。从此以后，常有人称傅聪是“第二鲁宾斯坦”，还有人说傅聪是“中国的肖邦”。对于人们的这些赞誉，傅聪认为是既抬高了他又贬低了他。他说：“我永远不是鲁宾斯坦或者肖邦”，“我就是傅聪，我就是我”。

横亘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鸿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难以跨越的，因此，一个中国人却以演奏欧洲作曲家作品而闻名于世，不能不被人看作奇迹。有的西方记者问他：“是不是因为你完全西方化了才能懂得这么多，取得这样的成就？”傅聪的回答很干脆：“不，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那样我就只不过是你们西方的一个复印品，那就多此一举。”

其实，在傅聪的成长过程中，他父亲一直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且不说他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他虽身体远离祖国生活和文化，但他的父亲经常给他邮寄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还有《人间词话》等理论杰作，并且通过大量的书信培养了他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修养。这使他即使在演奏欧洲音乐大师的作品时，也常常联想到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这使傅聪自豪地认为自己拥有西方钢琴家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民族文化财富。他非常珍惜这些财宝。

即兴指法

钢琴家傅聪在一次演出前，不小心把手指弄破了。那个受伤的手指很快红肿起来，很觉疼痛。傅聪急忙跑到医院，医生给他受伤的手指涂上药之后，嘱咐他 6 个星期之内最好不要弹琴。

傅聪没有按医嘱去作，仍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在音乐会上，他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般美妙动听，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那些被他的琴声征服的观众哪里知道，博聪是只用九个指头在钢琴上弹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的。

事后，在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傅聪说他并不是在用心改变指法，而是整个身心都集中在音乐上，随时让手指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点即兴的样子。但即兴的不是作曲，而是指法。

作曲家苏聪获奥斯卡奖

1985 年的一次，正在美国深造的我国青年作曲家苏聪，偶然翻阅好莱坞的一本杂志，发现上面有一则启事，是意大利导演贝特鲁齐为电影《末代皇帝》征求作曲家的。苏聪见后跃跃欲试，于是便报名应征了。一年之后，贝特鲁齐找到他进行面谈。

在这之前，贝特鲁齐就已搜集了大量的音乐资料，但他一直没找到他所希望的那种代表中国风味的音乐，因为他觉得它们的节奏感都太强了。这一次，贝特鲁齐向苏聪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苏聪能按他的设想创作出真正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来。

苏聪回去后反复琢磨了导演的意图，之后，便去搜寻孔子时代流传下来的音乐资料，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深入研究，他终于摸索出一种清虚淡雅的风韵，并把这种气质灌注到自己为这部电影所作的音乐创作中。

当苏聪把写好的音乐拿给贝特鲁齐看时，贝氏不禁连声称赞，因为苏聪终于写出了他每天都在梦想的音乐。果然不出导演所料，在第 60 届奥斯卡大奖的激烈角逐中，苏聪一举夺魁，电影《末代皇帝》荣获最佳音乐创作奖。

奥斯卡金奖是全世界电影艺术的最高奖。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夺得这个荣誉的不是电影导演或演员，而是一位第一次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年轻的作曲家。

“ 小百灵 ” 进了音乐大学堂

童年时候，谢莉斯的说话声音与众不同，细而亮，特别好听。五六岁时，她就学会了唱歌，父母爱听，街坊邻居也爱听。父亲也爱好文艺，给小莉斯买了很多唱片。她翻过来调过去地听，把唱片上的歌都学会了。父亲的工厂里搞联欢，总少不了把她叫去唱上几首。职工们的阵阵掌声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大家给她起了个雅号 “ 小百灵 ” 。

在初中时，“ 小百灵 ” 参加了重庆市青少年歌咏比赛，她唱的 “ 唱支山歌给党听 ” 博得了热烈掌声，观众们议论开了：“ 简直是小郭兰英。 ” “ 是像。 ” 谢莉斯一炮打响，荣获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初中毕业那年，谢莉斯听说中国音乐学院到重庆来招生，老师和同学都认为她最有条件报考，可父母以为她学习好，希望她走上高中考大学这条路，不让她应考。争辩无用，她便绝食。父母疼爱女儿，终于作出让步。

在初试的最后一天，主考教师见到了乖巧可爱的小莉斯。他们见她身体很虚弱，出了一头汗，亲切地说：“ 先喝口水吧！ ” 她摇摇头说：“ 不渴，不渴。 ” 小莉斯见到老师们那和蔼可亲的面容。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她清了清嗓子，唱了一首《么妹子送公粮》。主考老师各个点头称是，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年暑假的一天，小莉斯高高兴兴回到家，刚一进门爸爸就喊住了她：“ 莉斯，如果让你去音乐学院学唱歌你同意不？ ” 她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然同意！ ” 爸爸又说；“ 很可惜，你没考上！ ” 小莉斯瞪着大眼睛瞅爸爸，心里怦怦直跳，脑袋在嗡嗡作响。正在这时，妹妹把一张录取通知书递到她手中。小莉斯一看蹦了起来，跑到妈妈跟前激动地说：“ 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妈你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 说着，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

就这样，“ 小百灵 ” 终于上了音乐大学堂。

谢莉斯喜遇称心搭档

1978 年秋，中国电影乐团招收声乐演员，作为该团女高音声部部长的谢莉斯当然成了主考人之一。

正当谢莉斯以挑剔的目光审视一个个考生的时候，一个朴实腼腆的小伙子唱了一曲《我的太阳》深深吸引了她。其他主考老师对他也很满意，他被录取了。这个小伙子就是王洁实。

不久，谢莉斯、王洁实随团去大庆油田演出。谢莉斯与本团另一男演员上台表演二重唱，刚一上台，观众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有人起哄。因为这位男演员形象实在令人遗憾。这次，谢莉斯不知怎么下的舞台，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失败。以前不管是独唱还是二重唱，都是掌声把她送下台，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把她请上台。这样的惨败再也不能有了，她坚决要求换人。

领导问谢莉斯：“ 你说谁行？ ”

“ 王洁实！ ”谢莉斯顺口回答。

选择王洁实作谢莉斯的搭档，行家里手们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谢莉斯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音乐艺术造诣颇深；而王洁实是半路出家的歌唱演员，与谢莉斯差距太大。有的认为王洁实声音浑厚，而谢莉斯声音纤丽，很难在一起二重唱。还有的认为年龄也不合适，女的大，男的小。可谢莉斯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她和王洁实在中音区有着共同的特点，能够协调起来，配合好了会成功。领导认为她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在谢莉斯的坚持下，王洁实成了她二重唱的搭档。

这一次，她只与王洁实简单地排练了几次，就走上了大庆舞台，她俩配合默契，信心十足地放开了歌喉：“ 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罗，彩云把路开…… ”一曲下来，掌声雷动，而且经久不息，竟长达四五分钟。

“ 谢莉斯返场了。 ”一位演员惊讶地在后台小声叫嚷着。

谢莉斯和王洁实又被观众请到了前台，接着他们又放开了歌喉……在掌声中，王洁实和谢莉斯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走到台后，王洁实又深深地给谢莉斯鞠了一躬，因为他从内心感谢谢莉斯，他把比自己大五岁的谢莉斯当成大姐姐。

“ 百万歌王 ”在新加坡

1985 年，中国派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电影艺术家代表团，去新加坡访问演出。团长孙道临，团员中的著名演员有谢莉斯、王洁实、王馥荔和张瑜等。对于谢莉斯和王洁实的名字，新加坡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经常听他俩的歌声。新加坡曾多次出版过谢莉斯和王洁实的二重唱盒式录音带。《何日才相会》、《笑比哭好》等非常畅销。

中国电影艺术家代表团到新加坡的首场演出，是在新加坡国家剧场进行的。当时，剧场里座无虚席，秩序井然。只在谢莉斯和王洁实走上舞台时，全场观众情绪一下高涨起来。过去，他们只是听过他俩的录音，今天亲眼看到他俩的演唱自然格外激动。在舞台上的谢莉斯和王洁实，唱了一首又一首，还是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一阵掌声，一次谢幕，又一阵掌声，又一次谢幕……

演出后的第二天，新加坡的报纸和电台纷纷发表评论。有一张中英文合版的报纸，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发表了谢莉斯和王洁实的专记《百年歌王在

中国》。

这“百年歌王”的称誉由何而来？原来是谢莉斯和王洁实的二重唱《何日才相会》的盒式录音带，在新加坡卖了 500 多万盒。这在歌唱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太平洋音响出版公司从 1983 年到 1987 年，连续五年授予谢莉斯和王洁实最高荣誉奖——“云雀奖”。

渤海湾飞出的大音乐家

闻名遐迩人人传唱的歌曲《红梅赞》，是渤海湾一个孤岛上——雀嘴村成长起来的作曲家羊鸣创作的。羊鸣的原名叫杨培兰，参军时改为杨明，发表音乐作品时又称羊鸣。从杨培兰到杨鸣再到羊鸣，反映了这位音乐家成长发展的艰辛历程。

渤海湾里有一个孤岛，在小岛伸向海湾的岩石上有一个渔村，叫雀嘴村。1934 年 7 月 31 日夜晚，在潮涨潮落声中，杨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家人给他取名叫培兰。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却用了个纤纤弱弱的女孩儿名。

杨家虽生活贫困，但父母却对小培兰倾注了全部的爱心。小培兰一天天长大了，他时常一个人跑到村头孤岛的嶙峋岩石上，面对狂荡无羁而又神秘恐怖的大海，“噢嗬嗬”、“噢嗬嗬”地喊叫；眼看着扑动双翼的海鸥，大声地歌唱。

7 岁那年，为生活所迫，小培兰跟随老实巴交的父亲“闯关东”，来到了东北安东宽甸县落户。父亲做点小本生意养家糊口，生活困苦，但还是供他念书。培兰在学习之余，唱歌，跳舞，演小品，参加各种文艺宣传活动，每次演出全能赢得不少掌声。此时，他内心已深深爱上了文艺。

1947 年，培兰的第二故乡解放了，13 岁的培兰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暴风骤雨般的斗争中来，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俨然一个小战士。

同年的 11 月，培兰不顾父亲的阻拦决心去当兵，保卫胜利果实。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他看着天上的明月，决定改名杨明，取日月会给人以光明之意。他多报了一岁，弃学从军来到安东军区，按照他的志愿，让他当了一名文艺兵，来到了安东军区文工团。

在团里他是最小的演员，可是他勤奋好学，很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喜欢。洗衣服拆被全不用自己动手，过端午节时，他一觉醒来发现大姐姐们已在他脖子上挂好了香荷包，手腕上系好了红丝线。友情、亲情激发了他的表演热情，他除了演戏、扭秧歌之外，还学会了吹长笛、拉提琴，成为正式的乐队队员。后来又学作曲，笔名羊鸣，成了著名的音乐家。

就这样，渤海湾的小孤岛上飞出了个大音乐家。

《茉莉花》权当国歌

清朝末年的一天，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接到法国大学生的邀请，去参加各国留学生的联欢会。谁知联欢会有一条规定：各国留学生都要登台演唱本国的国歌。这可把中国留学生难住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大清帝国”有什么国歌。怎么办呢？当轮到中国留学生登台时，有一个留学生急中生智，低声说：“唱个《茉莉花》吧。”大家会意，于是放开喉咙唱起了江南民歌《茉莉花》。台下，各国留学生侧耳倾听，觉得旋律悠扬委婉，东方风味十

足。他们没有想到，东方大国的“国歌”竟然如此细腻优美。一曲唱毕，掌声如雷。

从那以后，《茉莉花》就被误认为是中国国歌而流传开来。

无喉“金嗓子”

庄重、典雅的北京音乐厅内，一位清癯的中年男子疾步走上舞台。伴着欢快的钢琴声，他以低沉、略带沙哑的男低音从容不迫地唱了起来，动听的歌声在音乐厅里回荡。演唱完毕，台下 1000 多名观众掌声雷动。

这是北京声乐研究所举办的“金嗓子科技音乐会”上的一个场面。这位演唱者竟是一个没有喉咙和声带的人！他名叫赵米杰，今年 55 岁，北京门头沟煤矿的调度员。1984 年，他因患喉癌做了喉器全切除手术，从此不能说话了。当时，赵米杰感到十分自卑，怕见人，性格也变得孤僻。

1986 年，经人介绍，赵米杰来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所属的无喉者康复研究会，参加一个专为无喉者举办的食道发声训练班。经两个月的练习，他就能断断续续地发声了。“金嗓子科技音乐会”的一位组织者——北京声乐研究所嗓音治疗室主任吴锟说，我国目前因患喉癌做喉器全切除手术的有 4 万多人。为了帮助无喉者重新发出声音，从 1987 年开始，他所在的研究所尝试用中国著名嗓音科学家林俊卿博士创立的“咽音练声体系”，训练无喉者用食道发声，取得成功。1987 年，他用“咽音练声法”对赵米杰进行了两个月的训练，赵的发音质量不但有了明显改善，而且还学会了用食管发声唱歌。赵米杰现在已学会了用“咽音训练法”辅导别的无喉者用食管发声说话，办了 7 期训练班，培训了 50 多位无喉者。

老中医献妙药

1982 年，谢莉斯和王洁实去郑州演出。到郑州的第二天，谢莉斯就病倒了，高烧不退，嗓音失声，医生说是急性喉炎。这可把团领导急坏了，因为他们知道，不管你演多少节目，观众主要想看的是谢莉斯的二重唱。

没办法，王洁实单枪匹马上了台，可观众不答应，他们在用不断的掌声请谢莉斯上台。王洁实一次又一次的解释，观众情绪还是平静不下去。

第二天，观众中上来一老一少，直奔后台找谢莉斯。小伙子指着老者对谢莉斯说：“我父亲是老中医，得了癌症，他一定要听你的歌，不然死不瞑目。昨天听王洁实说你嗓子坏了，他回家连夜用祖传秘方配了一副中药，您喝了准会好的。”

谢莉斯听后不顾别人劝阻，一口气将汤药喝了下去。这药还真灵，嗓子当时就好了许多。过了一会儿，谢莉斯真想上台演唱了。谢莉斯刚在台上一露面，还没等演唱，体育馆里的 5000 多名观众齐刷刷的全部站了起来，有节奏地鼓着掌，表示热烈欢迎。谢莉斯和王洁实唱了一首又一首，她早已忘记了嗓子的疼痛。

舞琴的奇妙

“舞琴”是舞还是琴？顾名思义，它是琴，一种乐器；也是舞，一种与

琴有关的艺术表演形式。

我国最早的舞琴是北京市科技开发中心的刘忠笃和刘中宪兄弟俩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发明的,曾于 1985 年参加了首都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使观众耳目一新，成为展览会上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舞琴由与众不同的巨大的电子传感固态琴键盘和一套电子装置构成。它能随着在“ 键盘舞台 ”上的表演者用身体任何部位的触键动作，以钢琴、长笛、电子风琴、吉他等发出的 12 种音色和 16 种自动随键花样进行伴奏。当演员用手、脚以至身体的其他某一部位触及脚下与身旁的键盘时，同时也“ 舞 ”出一个乐队美妙的伴奏乐曲。这种舞琴及其系列产品，突破了传统的舞蹈表演必须乐队伴奏，将乐器演奏与舞蹈表演合二为一，由同一个演员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以前演出中，乐器演奏与舞蹈表演严格分工，往往会产生二者不统一、不协调的现象。

小“ 老华 ”练声

董文华出生在天灾人祸的 1962 年，家庭生活很困难。她的父母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为了养活他们兄妹四人，父母亲整天地忙碌，却还是难以弄得温饱。她是最小的孩子，家里人都亲昵地叫她“ 老华 ”。

老华从小爱唱歌。在她记事的时候，正好“ 文革 ”开始了，当时时兴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她舞跳得好，样板戏也唱得响亮，什么“ 提篮小卖拾煤碴 ”、“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一搭腔就上路，妈妈夸她跟“ 匣子 ”里唱得一个味。不久，她在大杂院里就出了名儿，大院里的人都说她有两下子。听到人们的夸张，“ 老华 ”心里美滋滋的。后来她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到有灯光的大舞台上去唱。姐姐看出了她的心思说：“ 那可不是谁想去就去的，不下狠心练身硬功夫，连舞台的边都沾不上。 ”

于是，“ 老华 ”开始练嗓子了，她想，在大杂院里父兄姐妹跟前“ 咿、呀 ”地练，那得需要多大的脸？她想到一个地方，到铁西俱乐部去练。她家离铁西俱乐部很远，老华只好掏裆骑自家那辆破自行车去。这样，每天清晨，她都去那里喊：“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咿咿咿，咿咿咿——”在她喊走了星星，唱跑了月亮之后，才掏裆又骑那辆破自行车回家。不仅如此，白天在家的时候，她在屋里屋外、院里院外地总是哼唱，时间长了，就有人烦了。

有一天爸爸下班回家没听到“ 老华 ”的声音，心里感到奇怪，他又进了里屋看，没找到人，却听到了一阵歌声，很小也很闷。爸爸顺声音找去，只见老华的头从外屋大水缸里钻了出来。“ 你这死丫头，屋里屋外还不够你唱的，还钻到水缸里去咧咧！ ”老华小嘴一咧，笑了。她两手扶缸沿，一纵身，蹦了出来。老华听说在水缸练声效果好，提高得快。

就这样，董文华整整练了八年嗓子。

小精灵毛遂自荐

在学校，小“ 老华 ”是出了名的“ 小精灵 ”。她不仅歌唱得好，学习也好，什么题都难不住她。一下课，小同学们都围着她，听她唱歌。

学校里要成立文艺宣传队，音乐老师下到各班挑选演员。老华以为自己

肯定被选中，可老师偏偏没相中她。

放学了，文艺队排练室里传出优美的歌声。老华背着书包一脚踢开排练室的门，一步跨进门里，愣愣地站在那里。正在排练的老师和同学都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你找谁？”负责排练的老师问。

“谁也不找！”老华答。

“那你到这儿干啥？”

“我来唱歌，来演节目。”

老师乐了，小演员们也乐了。大家看着她真有意思：头上两只羊角辫往上翘着，小脸蛋红红的，肥肥的裤子向上挽着裤脚，花大褂子盖着屁股，前襟快到了膝盖。一看就知道，这些衣裤不是她妈的，就是她姐的。

“过来试试吧！”老师亲切地招呼她，并把她领到乐队跟前。

这时候，董文华放开嗓子，大声唱了起来。她一段接一段，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不管别人有什么反应。她忽闪着小黑眼睛，摇晃着小脑袋，还连比划带扭，越唱越来劲儿。

当然，老师接受了这位热情的小演员。

《血染的风采》动心弦

董文华在 1985 年春节晚会上出了名，被调到总政歌舞团。在 1986 年的春节晚会上，她唱了《十五的月亮》的姊妹篇《望星空》，在全国乐坛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她唱了《血染的风采》又获得巨大成功。

本来在赛前，作曲家苏越为她创作了《又到采花季节时》，并指望她在这次大奖赛中夺魁。可到了会务组，董文华听到了一男一女唱的《血染的风采》的录音，深受感动。于是，她找到了作曲家苏越，十分自信地说：“《血染的风采》我唱最合适！”看到苏越面部犹豫的表情，她接着说：“可以让我试试，不行就不唱！”当时苏越想：“这首歌北京的很多歌唱家都唱过，根本没引起多大反响，董文华，她行吗？”又一想：“试试也没啥费事的，多录一个人的音也就是了。”

在试唱录音时，董文华感情特别投入。她受到歌词内容的感染，唱了几句，眼泪就盈满了眼眶，一段下来，她简直成了个泪人儿。和在场的人一样，苏越也没控制住泪水。

在这次大赛上，各路歌唱高手纷纷登台献技。当这首《血染的风采》在比赛大厅响起的时候，观众们全都被她入情的演唱感染了，不知有多少人手伸兜里掏手帕。董文华那圆圆脸上也留下两道亮亮的泪痕。在她走下舞台后，原来对她“抢唱”这首歌有意见的一位歌唱家，首先跑上前去，紧紧握住董文华的手，动情地说：“你唱得太棒了！真的，这首歌你唱最合适！真的，只有你唱最合适。”

在这以后，谁也计算不清有多少人迷上了《血染的风采》，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血染的风采》打动了心弦，而流下了热泪。从而，人们更加理解了我们当代军人的伟大。

老山前线战士“截歌”

1989 年 12 月，董文华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有一天，天下着雨，泥泞的公路上，行驶着一辆大客车。当这辆车行至检查站时，出来一队士兵拦住了去路。一位值勤战士大声问道：“ 董文华在不在车上？ ”司机点了点头，战士又大声说道：“ 让董文华唱个歌儿，不然的话，车就别想从这儿过去！ ”这快言快语，像是首长给士兵下命令，毫无请求之意。这种特殊的厚受之意董文华在前线体会得最深。这时候，她虽嗓子哑了，腿肿了，也还是一瘸一拐走下车来。她趟着泥水，来到战士们面前。而刚才喊得最欢的那个战士，却涨红了脸，低下了头，像山沟沟里的大姑娘见了生人似的。这时，董文华一一和他们握手，表示问候，又用沙哑的嗓子给他唱起歌来。

战士们看到董文华为了他们而受苦，心里很觉不忍。一听她的嗓音，大家马上把董文华围起来，不再让她唱了，改为让她签名留念。有个战士，连个烟盒纸都没有，只得脱下外衣，让董文华在自己的白衬衣上签名。董文华认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位战士说：“ 回去我就把衬衣换下来，以后总也不穿了，留个永久的纪念！ ”。

大客车被放行了，后面是战士们高高挥动着双手。董文华趴在后车窗上，使劲擦了几下玻璃上的灰土，向着战士们招手致意。

巧遇伯乐

1978 年的一天，在湖州玻璃厂的淋浴室里，一个男子的高亢嘹亮的歌声盖过了哗哗的流水声和喧哗的人声，一直飞扬到浴室外的人行道上。厂里人都知道，他就是厂里的锅炉工张建一。张建一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嗓子。但是，对于一个锅炉工来说，嗓子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一次算他幸运，他遇上了伯乐。正当张建一在浴室引亢高歌的时候，有一位省话剧团的人偶然从这里走过，他听这嘹亮的歌声心里很吃惊，他认为唱歌的人是一位难得的声乐人才。于是，他找到了张建一，并把他推荐到杭州歌舞团。到歌舞团后，张建一的音乐天才很快显示出来，于是他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在上海音乐学院，他受到大名鼎鼎的声乐专家周晓燕的指教，专门深入地学习歌唱艺术。

1984 年 10 月，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声乐比赛中，张建一最终战胜了来自全世界 40 多个国家的 250 多名歌唱家，夺得了第一名。面对这巨大的成功和崇高荣誉，他怎能不忆起当年的巧遇“ 伯乐 ”？

令人惊异的中国演奏员

1979 年 11 月 1 日晚，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最后一次演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在这次音乐会上，这个乐团还吸收了中央民族乐团的部分演奏员参加，联合演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当时，这首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刚刚奏完，便立即引发了 5000 多名观众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喝彩。

参加这次演出的中央乐团演奏员有 36 位,其中有 24 位弦乐在 12 位管乐演奏员。他们坐在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的行列中，与那些闻名遐迩德高望重的音乐家一起演奏，感到无比光荣、幸运，因而十分激动。同时，卡拉扬和他的乐团成员也很惊奇，他们发现，这些中国演奏员平均年龄只有 30 多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